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四目録

書

上皇帝論北事書

雞肋集卷二十四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緣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自曝之温輒昧廣厦重裘之燠退無尸祝尊俎之位進干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

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脩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敵一事而已臣愚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迺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緣衣紵絮多學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也北敵深入敢冒

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為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
遽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
願於太平無為之時生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
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
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
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
輕哉内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
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

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鼉鼉日喧乃臣之所願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為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黄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較如聚米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己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敵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敵亦漢唐為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為防

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爲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内鳴鏑渭橋按轡後宫辱於氊裘宗室降於絶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陁漠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敵之盛雖莫盛漢唐而所以制敵亦漢唐爲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

倦匈奴絶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夫搏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飇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擒六騎臨水羣酋奪魄靈朔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赦恩摩孱懦至感恩流涕願為内屬守護北門葢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

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彊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匈奴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捽摶鬬擊彊者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

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敵騎之至閑故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謀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垂之地匈奴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彼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重至佩印

綬服爵命縻一置一皆決於朝廷降人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彼人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令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彼無一焉雜處而交治欲其胥而彼不知彊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穉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為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敵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

艸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究不弊日削月剥至奪之地而綠都護府不敢輒怨蓋未有坦然肆志薦食燕雲之地臧獲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沈毅雄勇之姿阿保機恃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奉表稱孫日益侈大割地

弗厭卒至滅亡此如目所未見土所不產方其一鳴虎
為遠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
不自彊棄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
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
璟與明與賢皆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
宗真好樂兩毋爭權至内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
而中國不取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尚非有過人之才
臣知今日之治與璟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

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人而已無積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驟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嗇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為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

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遼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遼雖彊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朝哉律耶明時遼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鰲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為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

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懐威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慑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

奏功然倉廪之羨士卒之鋭殫憊於河東太宗為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敵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事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棄輿無意復戰敵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為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之欲退修德以懷之而師久翺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

陷馬盖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敵人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棄中國不虞大舉來寇章聖北巡天意助順彍弩竊發遂隕達覽敵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闘志當時之議以謂棄勝席捲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患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敵始痛自懲艾以謂兵力不可得而恃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不

虜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敵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敵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人二百萬縑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減衛霍滅越滅吴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内府士

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時中國特不
舉設有為虜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
致修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
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
科使為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為兵者知戰十有餘年
墮慢疲軟之氣既復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邊偏州
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
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況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

西征艑師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内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乏宜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重賞為得也要以為前世之所不為者知今日之能為之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敵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入敵之筴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

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彊之敵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入敵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横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忼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銜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

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綿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為陛下効臣之狂計葢昔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效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

今敵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為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瓦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略朔翔乎蔚朔之間而東

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間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敵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

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敵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敵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敵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敵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倉囊未決其勢不相

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
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虜之子孫能
以禍福喻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户之賞彼其在
敵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皁之賤一聞德
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心則舉燕
城之內其勢揺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
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敵能出上策中國之
師始動敵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

兵間道它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敵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敵亦以其軍三析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敵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為之守者素

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敵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燕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敵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令單于之才不聞其沈毅雄勇敢為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

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闕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務浮夸競粉飾工語言是習為無益安知出上策哉敵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敵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桃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虜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内顧自保之心此

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闗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滄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棄其會則攘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敵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士以

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輦緡縠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遼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説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

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
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
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
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為令之慮士
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令選於班列以將
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
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
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

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算擐甲百萬守地千里翛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劒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

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劵密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興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為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

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擐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追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

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爲遂之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廝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則率兩日而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

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為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為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守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為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懐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聚嘯州里為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

其類則賤矧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為賣爵如漢故事惟
勿為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得比朝籍與京師
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為之等級以授事定而
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
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
講也何謂之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
易之不同猶之城市之與山林竝得其宜各便其欲未
嘗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

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遼遠首尾衡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絶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兔叢林遇穴而失則良鷙逸足猶䎃翔傍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絶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敵古者北敵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蹻塞而北至於寒路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

蓋李牧破林胡雖斥地千里而敵不能吝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侵尋曼衍寖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漠之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為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桑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

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

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葢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

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衆之以獲敵人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敵人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賓燕入秦關而東胡破漢厚閼氏而冒頓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邊患者也韓王信亡代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居邊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説降敵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

而入涇陽此亦彼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
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漢唐以來之制勝負
者言之我得間則彼懷憂彼得間則中國病此其理易
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敵之勢言之山
前後之民大槩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
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内應猶反
掌耳唐周晜失沙州州人企踵而翹首歲時祀父母衣
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支

城耋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没於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歸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從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懷故土終不能

須臾忘白溝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陷没瘻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裹幽薊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虚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間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拔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鬬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

氣之所加柔可彊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不呼則千人為之失色童子按劍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為之卻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魄墮而懼狼顧卻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安蹈大壑不為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吳

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虜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拔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敵為善用兵而臣獨計敵非能出奇合變循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邊而其能挽弓騎射葢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易裝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

冒頓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騂駹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鋭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陁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執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為卒以取敗邉人自是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銜制之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蓄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

民之馬雖蕃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邊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説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吏借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為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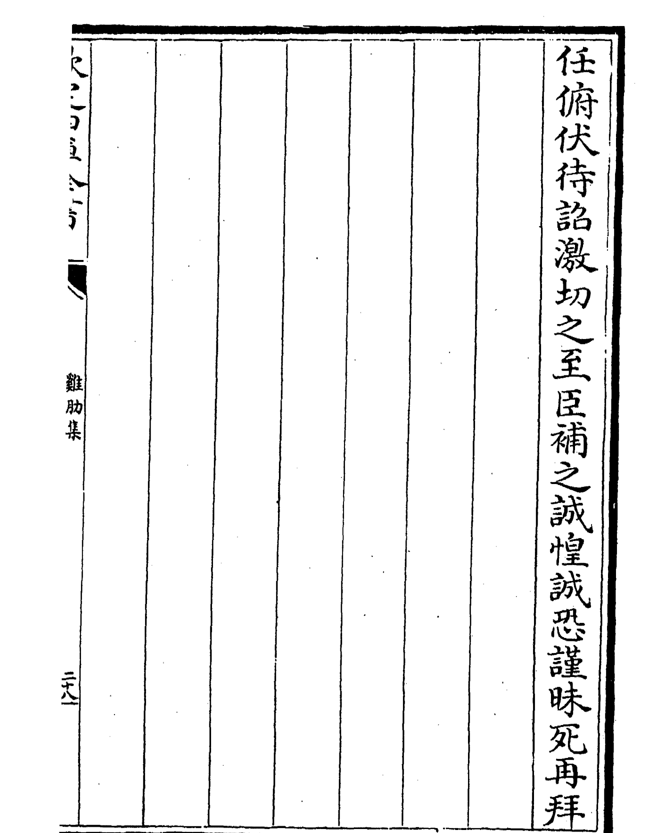
欲斷匈奴之右臂者其説以謂海濵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藉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技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為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

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斃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遼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絶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賜報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擁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於遼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

二之士嘗得預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為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為度而致誠信以結之彼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為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懽猶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没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為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畝憤悱之忠而

不能以自掩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

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葢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鼃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則臣踈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畒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為難遭則臣之倀倀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萬機之閒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



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昧死再拜

雞肋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二十五目録

雞肋集卷二十五目録

雞肋集卷二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懐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闐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鋭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

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橫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晝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邱知向林木之隰葭蔣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圮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椉之車掉

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徼關棄傳内外為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𦢊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

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

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授鉞
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
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
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
築壘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
婦駢頭為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
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
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幹膠漆精良百選

刀矟矛槍戟楯蔽櫓矢弩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黄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木以為舩一舩所載當中國車數十兩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踉不足以越千里疲獘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

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憤悱爭試劒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觜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

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筭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懐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棄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溼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蝨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㕣疆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

畿内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剁其俗又非専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為

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閑於騎鬬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来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絶首尾衡行則絶兩翼往不知所如来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

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影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内禁卒固天下材之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竝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

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𡚁孱貧寠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栂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

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粤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葢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

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刋道蓋千餘里如

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巂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修守禦備遊寇凡此非特以待交阯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

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絶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
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迓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
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闗闢户
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
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
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闗不守鼔行出隘唐
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刼城小則
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

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羣獠又非固為交趾役也況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羣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

超等輩棄驛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禄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間道絶徑或薄其左或

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絶以氈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縁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户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鋭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析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弃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

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偕出以儌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

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
譬之丸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
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
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
走遠遁亡海絶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
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褁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
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
如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鬭穴中

將内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衷曠而為樓船鬬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弃以倉猝微風摇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

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𨻰安定苟柄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鳶封溪望海卑陋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鼊皮鮫革蕉紵桂蠹訴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

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别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懟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入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

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已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絜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踈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雞肋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裔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譔

雞肋集卷二十六目録

議

雞肋集卷二十六目録

雞肋集卷二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為海其發源注海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為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此人罕

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槩曰河出崑崙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為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猶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敦薨之山者敦薨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説泑澤葢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纔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為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

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

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濟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之西距兖為兾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兖州而釋地濟河間曰兖州職方氏河内曰兾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兾州雍州以其自

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兖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為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泲幽州薄海蓋言其入鄚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

下龍門則流駃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厎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

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至疏勒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謂鹽澤者也葱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為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

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説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洚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葢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

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
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
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
龍門至潼關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
流所謂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皋與沁合武
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
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滋久獨漢
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逺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葢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

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渤海二渠於
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夷皮服夾右
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夾山之右泝而入
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
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
入渤海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
禹時河入渤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
固言之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

古逈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釃二渠又何哉孟子曰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歴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下引河
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淮泗會於楚而
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為境而隄防寖興弛障谷之
禁以鄰國為壑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
後世河數為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溉
甘利而昧害東滙西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
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

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陜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清關度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為敗者往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

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患因寖尋滋甚元光中徙頓邱東南注渤海決瓠子東南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源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潬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大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圮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潦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

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北塞輒復圯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疎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為食鄃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圖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如此則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闊大然歸於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疎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横流漂没陵阜異之大

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蓋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鐫而焉無其術故壅閼為敗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

皆斜直貝邱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貝邱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揵菑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

河淤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
可用無害馮逡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
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為流也
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
河新絶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
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決所為
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
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

一日之閒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先要近於隂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

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
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
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
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
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
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索惜乎
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
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

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牧横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之舊固無不可而嵗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馮逡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横七人雖議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緣西山東北入海故其言

皆近而橫與平當闗竝賈氏之上策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為不得已平當可謂能知經矣闗竝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

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
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
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
不能奪始宅之河又盪去歲如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
里哉闗竝可謂能知務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
地葢與平當闗竝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
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
休息左右遊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防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令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

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為久遠慮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蓋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逡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横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蓋無足道者

昔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晁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
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
然此可謂智者道難為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
水利者不乏無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
所經受為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憫河患治遥
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
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
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每

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棘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竝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為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允出上策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為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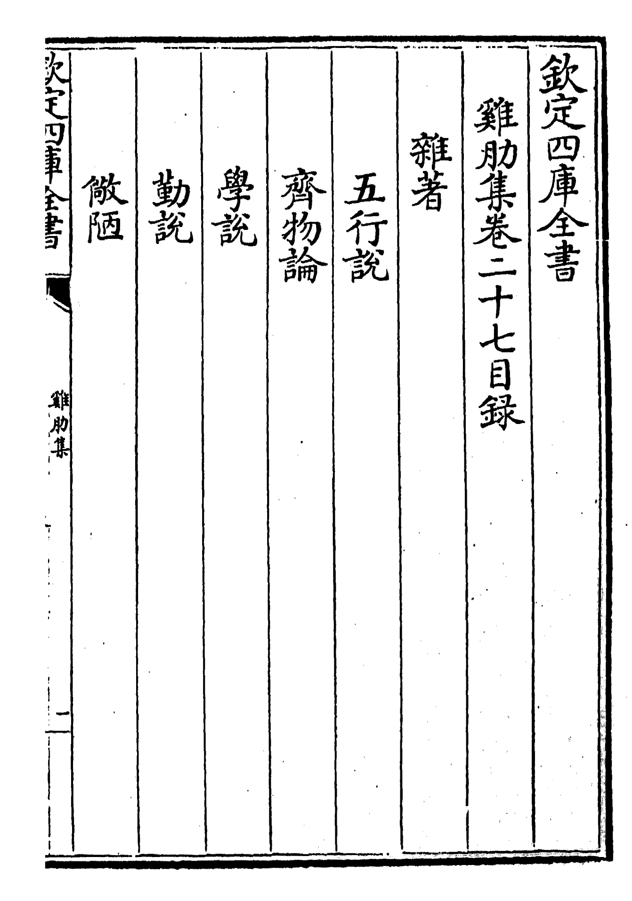
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葢周末失道為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釃二渠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葢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澶滑𠤎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

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葢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為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横欲緣西山足棄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横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為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

其言起白馬派為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為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為難於是兾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岸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兾之西相邢洺之東皆古陂地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

合流其間以謂是盖洚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
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
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為近又比歲卒潰小吳
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為三四乃
東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
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為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
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版築茭薪水工
河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存

雞肋集卷二十六



雞肋集卷二十七目録

雜著

烏戒

雞肋集卷二十七目録

雞肋集卷二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雜著

五行説

洪範初一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為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

之數以言則其𣆀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元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隂生於耦者成於竒一三五七九皆乾之竒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為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歷黄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嵗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隂陽家流不見於經日官居經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隂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吕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隂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

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為物皆合陰陽冲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皆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

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一月為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為正故寅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子丑為冬以一日為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為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為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

相爲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説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已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爲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爲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

彼故人得位而為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為事之主納音為事之成皆日之所為待位以行之而觀成於納音如是甲子為木人而不為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謂天元一氣定矦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

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

為典要珞琭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
五星為人二十八舍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
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為之也非舍能為之也然由此
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
然既曰十日合而為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
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為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
以剛柔為十日五星以逆順為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
我者為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為官或惡而

為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為咸恒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為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為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鹹則堙一鈞金之輕

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為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為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為陽助陰為陰益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為美土火二星為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為殃土火豈不

可以為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為飲為漿溉田晦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為鍾鐸為槃盂反則刀劒鼎鑊誅木為宮室為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烹飪爟燎死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皆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盭氣其理

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啟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踈簡用則密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隅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莛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為

一通為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黙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為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為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非有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

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為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為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

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藥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觧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

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
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為昧非此之謂
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
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
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
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為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
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
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為

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為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
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
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
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
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
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為無非或使之無也
因是已出之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

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刳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

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葢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菓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螫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

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某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蛪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

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藺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

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
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
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
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極於道不息而善
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顔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
曰生無所息顔淵之賛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
逐無涯必憊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
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

晝至於念兹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適為萬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旹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

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爲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臨馬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躞蹀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蔽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於纍三而不墜至於纍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

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藺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静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内四民亹亹各以其業趨利鳥嚶翔而獸嗥鶩意各有所禄蜂螘之至細迋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

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藺勉之

儆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儆也且以儆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猶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

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䕩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嚚麈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炟然肺熱濈然額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閈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此亦賢已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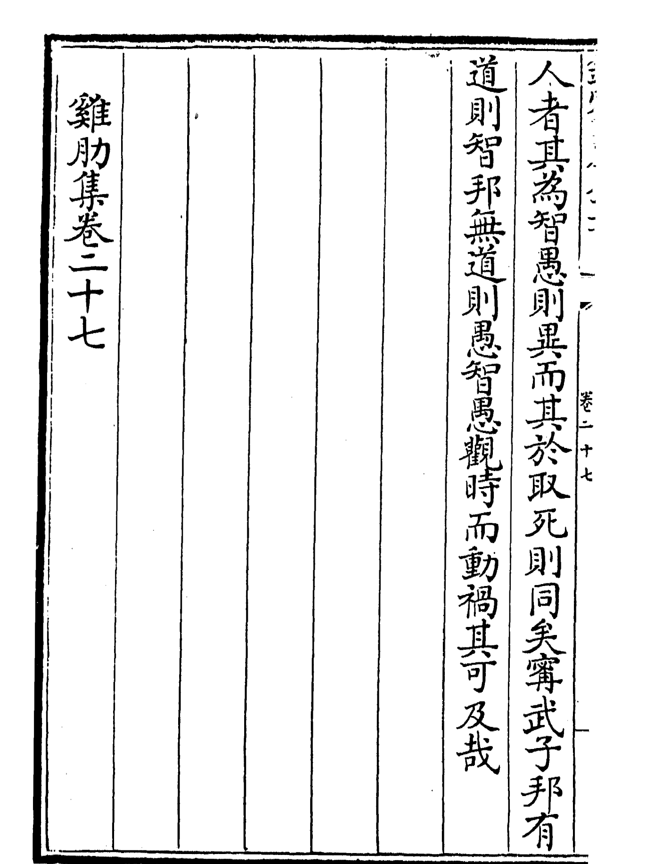
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

余初偕鄉書時有水邱安期者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

餅食楮錢哭冢閒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



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雞肋集卷二十七